



□闫红

暑假带娃去成都，特意去了杜甫草堂。那些屋舍自然是后来建的，但是很长的一溜诗碑值得驻足，我几乎是每一首都仔细地看了。

娃不耐烦，说看书不是一样吗？我说，是一样，但是好书太多了，如汪洋大海，能看到哪一本常常是缘分，你现在来到这里，遇到这些诗也是缘分，何不随缘一看。

娃被我的煞有介事弄得没脾气，只好陪我看过来。但是光看就行了？老妈还要讲解，既然说是缘分了，何妨将缘分进行到底？好在当时比较早，草堂里人不多，有两三个人还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，我猜测他们是被我的讲解吸引了。

直到走到那首《江南逢李龟年》前面，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据说顾随先生讲诗词时，也常常只能感叹写得好。有一种好就是那么玄乎，像一片飞在半空中的羽毛，撩得你心旌摇曳，似乎触手可及，但你伸出手，又怎么都抓不到。

单看字面，这首诗写得太简单了。

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
李龟年是玄宗初年有名的歌手，跟杜甫也算老熟人。安史之乱时，他和杜甫都流落到江南，在大好春光里不期而遇。

看这二十八个字，都是白描，一点抒情的成分都没有。风景也是好风景，而不是什么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。但是在这微阴的晨光里看过去，没睡好的我，怎么有点想哭呢？

也许，诗眼就是这“好风景”三个字。所谓“木犹如此人何以堪”还是好的，你还能在自然中找到呼应，感觉自己还有同类。“正是江南好风景”，写尽自然的无情。

过去杜甫和李龟年见面的背景，是唐玄宗弟弟岐王的府邸，中书令崔湜弟弟崔九的客厅，是一个大唐的繁华盛世，夜夜笙歌，纸醉金迷，谁会相信，坍塌就在一瞬间呢？

在记忆的废墟之上重逢，四目相对间，彼此都知道失去了什么。长安已经失去昔日的颜色，但身处的江南，还只管好风景着，似乎要印证你们所有快乐悲伤的虚无。它无声无息地就消解了一切，这，真是生命里的大无奈啊。

然而，也可以从另一面说，虽然花开花落，四季轮回，不为任何人任何事留步，但朋友依然是时间的纪念品。当他们出现，就会唤醒整个过去，让你想起，你曾如此深刻地活着。

在唐诗里，这样的感触俯仰可拾，《江南逢李龟年》如此，高适的《别董大》也是如此。

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

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

是个雪天，黄云在天空堆积，延伸至千里之外，太阳被遮蔽，日光惨淡。很难说这是不是个好天气，对于在家里守着火炉的人，可能会引发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情怀，可对于行路人，它让路途变得更艰难，也让远方变得更加莫测。

但是又不能不出发，就像那天上的大雁，顶着呼啸的北风，继续自己的旅行。飞雪围绕在周遭，像是无所不至的阻击。这光景，犹如一种人生际遇，是林冲风雪山神庙，不想走，又一步步被推着走。即将跟高适告别的董大没有这么艰难，但是也不容易。

高适没有明确说出董大是何许人也，不过大家一般推测是琴师董庭兰，他在家排行老大，故被称

【步履寻章】

朋友是时间的纪念品

为董大。董庭兰技艺极高，唐朝诗人李颀在《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》中说：“董夫子，通神明，深松窃听来妖精。言迟更速皆应手，将往复旋如有情。”说他的琴声能够通鬼神，连妖精都要偷听他的弹奏。

可惜董庭兰一生清贫，六十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间度过。六十岁之后，他追随宰相房琯，充作他的门客。房琯很快失势，董庭兰也被迫离开长安。据说这首诗就写在这个时候，同样不得志的高适，在旅途中遇到失意的董大。

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董大此时的处境：他年过六旬，杜甫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在古代，六十多岁也是妥妥的老人了。这个年纪不能在家安心养老，不得不远出，真的是太残酷了。

如今通讯设施和交通工具发达，即使是去从未抵达过的远方，也不会显得特别陌生，你可能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它有了解，何况世界已大同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古代则不一样，他乡是真正的他乡，那种陌生感如铁板一块，又深不见底，无处查询，也没地方打听。所以，在这样的天气出远门，董大不可能不忐忑。

幸好他遇上了高适。

高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同样是不怎么得意的。在《别董大之二》里他写道：“六翮飘飖私自怜，一离京洛十余年。丈夫贫贱应未足，今日相逢无酒钱。”他形容自己像一只鸟儿扇动着翅膀，只有自己心疼自己。他身处边缘，有十年不去京城。大丈夫身处贫贱也没什么，只可惜今天我们相逢时候，连喝酒的钱也没有。

我们无从得知，高适当年和董大相识是怎样的情形，但是与此刻，一定有着莫大的落差。这可能是他们一生里最糟的一刻。他们都在逆境之中，在人生的大雪天里，所以，这一刻的高适特别能够理解董大的心情。他知道董大最为担心的，是那种茫茫无边的陌生感。

如何从这种担忧里解脱出来？那就是分析给他听，你即将抵达之地，没有那么陌生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这两句豪迈至极，也实用之极。可以做浅表的理解，可能这位董大很著名，不管到哪里，他都会遇到知音，遇到粉丝，这些人依然欣赏他敬重他，给他制造出一个熟悉的氛围。

当然，诗人夸张了，即便董大就是董庭兰，也未必有名到这个程度。可是，人在窘境里，非常容易自我否定，稍稍夸大一点，是一种很温暖的体谅。

除了这层浅表的意思，这两句还可以进一步解读。董大以后会遇到的人，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，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，董大的才华，会让别人把他从人群里识别出来，对他另眼相看。

就像《水浒传》里，武松在阳谷县打死吊睛白额虎，县令识别出他是个英雄，后来被发配孟州；路过十字坡，他的谨慎机智，也让菜园子张青认出他不是凡人；到了孟州之后，小管营施恩也对他青眼有加，才华和爱情与咳嗽一样，是瞒不住的。

不过，高适笔下的这个“识君”之人，未必一定位高权重，即便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彼此心灵相通，都能给苦旅中人莫大的安慰。高适相信，董大将来一定会遇到许多懂得他善待他的人。应该说，这是给即将出发的朋友，最好的祝福了。

因为对方的存在，这段不如意的日子，也会被诗化吧。朋友不但是时间的纪念品，还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将跌宕苦境，在记忆里变得诗意盎然。朋友是命运赠予的额外的礼物，必须珍重接收。



【城市记忆】

一棵老柳树

□段春娟

同学阿菊，大学毕业来济南，就住在大明湖附近。30余年了，对大明湖的发展变迁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她曾跟我说，小东湖东侧那片绿化带原是一条南北路，有门头房，车水马龙；曾巩的香樟木雕像起初不在汇波楼上，而是在北水门附近的南丰祠内；北极阁门前又高又陡的阶梯中间的大理石分隔带——孩子们喜欢在上面滑滑梯，无数小朋友的屁股加在一起真够厉害，大理石面被磨得锃光瓦亮不说，还磨出了两道很深的凹槽——原来是没有栏杆的，如今装上了。“滑梯”那么陡，从安全角度，装上扶栏是对的，否则一下子从顶滑到尾，滑得痛快，也难免磕磕碰碰。阿菊对大明湖的草木也熟悉，哪里长了棵大树，什么树开花了等等，都知道。而我，虽曾隔三差五来，都是带着小孩玩，也没形成什么连贯清晰的印象，每次都如初见。

6月21日，周六。阿菊前一日微信上说荷花开了，相约一起看。有李兄，还有芸同学及爱人，加上我，一行五人。到得很早，先在按察司街附近吃早餐，再从曾堤走起，沿湖一圈——其实并未走上一圈，天热了就各自打道回府了。

曾堤北段西侧有一大片荷花。荷花初绽，粉色单瓣，花朵硕大，花瓣透明，花心娇黄，佛教上莲花座类似。其时夏至刚过，擎出水面的荷叶疏朗分明，而这正是荷的飞速生长期，一天一个样，再过上半个来月，出水莲叶就多起来，占满水面，形成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况了。

走到雨荷厅附近，厅北侧有一长方形水塘。芸向我们普及说，里面长的是水葫芦，不是睡莲，水葫芦叶子比水面高，花量不大，睡莲茎软细长，叶子平铺在水面，花繁且色多。我们慢慢走，把菰、蒲、水葱一一分辨，还见到一种水边绿植，长着心形绿叶、顶着串串纯白色干净小花，模样很是隽永，原来这就是汪曾祺笔下的慈菇！在济南，家常很少吃慈菇，饭馆亦不常有。寒假去高邮，说起来，同行的两位老师还特意点了慈菇豆腐汤和红烧肉炖慈菇，有股水生作物特有的清香，齿颊留余味，至今不忘。

迤逦前行，到西南门附近。被一棵大柳树吸引了眼球，是旱柳，主干粗壮，足够三两个人合抱，树身上挂着小牌子，介绍说树龄180年。枝繁叶茂，树冠四下张开，宛如一把绿色巨伞。我们连连赞叹称奇。不时也有南来北往的行人驻足品评：这么大的柳树，真少见，活过两个长寿的人生了，真是奇迹！

我对大明湖的历史所知不多，北宋，齐州知州曾巩为防水患，整治大明湖，修筑北水门，用挖出来的土筑长堤(即曾堤)，造福一方百姓。料想清时，大明湖片区早已颇具规模，是何人种下的这棵柳树？一时间思接千载。

“四月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柳早已融进济南的历史文化，如今还是济南市树，上百年风物的老柳就更弥足珍贵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挂上标牌示众。

7月18日，放暑假了。和阿菊相约再次到大明湖看荷花。荷花更多了，单瓣、重台、白、粉、浅绿、箭苞、莲蓬，一枝枝，一朵朵。更多荷叶蹿出水面，翠碧的大圆叶子，挤挤挨挨，热热闹闹。天心水面亭西侧翠叶萦绕，菡萏出水，风一吹，花枝摇摆，夏日独有的光景。亭中立柱上对联“柳映天心月，莲摇水面风”，乃写实，富古典意趣。步履匆匆、脚不点地的现代人，已难觅这般兴味了。

湖畔新荷出，柳枝点水翠。荷与柳绝配。湖南岸朗园门上对联：粉白荷边风定处，淡黄柳上月痕初。李兄说他每走到这里，都要看一看，看不够。

又见到那棵大柳树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还是那棵180余年的大树吗？赶紧找出上次的照片比对，没错！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原本四下张开的茂盛树冠所剩无几，只余一枝斜向西伸，孤独又失衡。挂着的小牌子也不见了，树身上新涂了灰色油漆，显然是保护之举！大树遭受了什么？忽想起一则新闻：7月7日一场暴雨，大明湖很多树木拦路歪倒，景区满目疮痍！看来，这棵无数人为之驻足惊奇的大柳树也未能幸免。180余年的风雨都经过了，却没躲过这个夏天……一棵树也有它的历史和劫数啊。

湖风拂过，荷花依旧亭亭，随风摇曳，年复一年，是时间在此处温柔的循环。湖岸垂柳如烟，新生的枝条轻点水面，漾开圈圈涟漪，大明湖依旧波光潋滟。那株老柳的斜枝，默默地融入这幅“粉白荷边风定处，淡黄柳上月痕初”的画卷里。雄姿虽折，故事却未终章。这截倔强斜指苍穹的残枝是生命在劫难后最本能的应答，是“常”字在无常世事里书写的另一种笔触。

阿菊三十年的步履，记下了湖的变迁，也映照着树的兴衰。一棵树的年轮或许会因风雨而中断，但关于它的记忆不会。它流淌在阿菊这样的观湖者心底，沉淀在每一季如期绽放的荷香里，更延续在岸边每一株新生柳枝点水的姿态中。大明湖的容颜在变，但那融于山色水光、荷风柳韵中的生生不息，如这湖中之水，纵然涟漪更迭，底蕴常在，生机常新。生命的长河，正是在这看似断裂处，以另一种形式，汨汨向前。